

荷花水

——
郭启宏散文近作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井花水

——
郭启宏散文近作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花水 / 郭启宏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10

ISBN 7-104-02510-3

I.井... II.郭...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695 号

井花水——郭启宏散文近作选

责任编辑: 赵建新

封面设计: 常 春

版式设计: 谢天一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58930221 (发行部)

传 真: 5893024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510-3/1·958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自报家门(代序)

郭启宏,粤之潮人,生于40年代初,从小听潮声,操潮语,食潮菜。居有书香,室无铜臭。自汕头金山中学至广州中山大学,风正一帆悬。50年代中后期,父兄罹难,家道遽变,蒙袂辑屣,日夕潜读于校图书馆。恩师王季思先生不拒曲士,金针度人,每有教诲,必三复斯言,自此学业精进。60年代初,毕业分配来京,初文化局,次评剧院,次昆曲剧院,80年代末,落籍北京人艺。数十年来百味半尝,追思谈笑,往往佳趣,一入毫端,未免断肠。想来从政无能,经商不敏,此生唯与文字交。或读或写,生命不息,读写无穷期。是为传。

目录



1	自报家门(代序)
1	第一辑 性情篇
3	永远的圣厅
6	艺文清华
9	诗·酒·月礼赞
11	戏 瘾
13	戏台遐想录
16	换 笔
20	缪斯的魔球
23	淡淡妆,天然样……
25	“粒”的奇想
27	细节的伟力
30	淘的丰碑
33	盍各言尔志
35	体验奢华
37	默
39	崴儿的梦
41	谎

43	青春回眸
59	小公园
68	文明史上的博物馆现象
71	长 嫂
82	蚶壳嫂
92	井花水
95	乡 簌
98	绿色的旋律与君谐行

103 第二辑 风骨篇

105	傲骨在腰
106	关于媚骨
107	“扬才露己”辨
109	释“横”
112	非文人之文
115	雄壮的题词
117	坐井观星空
119	写作·预设坐标
123	心灵的拷问
126	天 职
129	闲说“儿化”
131	文人之间
133	黄河小合唱
135	坐看云起时
137	“醒能述以文”
139	“眼写”的巨人

141	寂寞三解
144	工夫为文
146	锦绣文章谁与改
149	毁稿、改稿及其它
154	“改”与“不改”
156	追思谈笑成佳趣
158	所谓的困惑
159	王一贴赞
160	“雅盗”
163	“不可告人”别解
165	闲说“雨伞良心”
167	捷才诸葛恪
170	鹰之归化
172	虎的雅称
175	殇之雄
187	风从历史吹来

191 **第三辑 山水篇**

193	宫墙外
196	北京四合院
199	一事能狂便少年 ——亚布力抒怀
201	冰的辉煌
204	飘红旗的地方
207	鸡公山听日
212	苗栗怀古

215	空中绿地·使命感·大自然
218	那美丽的黄金海岸
221	黄冈城杂忆
233	重访马六甲
236	赌 雨
239	瓜拉雪兰莪的萤火
242	芭提雅的人妖
244	纳沃纳广场
246	远去的忒拜城
248	梦回德尔菲
251	波哥大演余走笔
254	寻访斯坦贝克
257	观 瀑
259	有闲山居
261	蒙特瑞的小花园

263 第四辑 书影篇

265	自我回炉
267	快意书城
270	逛书市
272	苦乐小书斋
274	潇洒读书
276	厌 读
279	十二不读
281	有序与无类

——读书答客问

283	寂寥二线书
285	读来读去到于今
288	正反读
290	读写轮作
293	读《读今人写旧诗有感》有感
295	秋夜读《聊斋》
297	《黄鹤楼》、《凤凰台》诸诗钩沉
300	词源倒流三峡水 ——重读李白《早发白帝城》
302	解读“世人皆欲杀”
305	丕植诗文优劣论
307	陈寅恪考题的余闻
310	漫话“诗眼”
312	瑕之美
314	说“序”
317	闲说注释
321	也谈“夜半钟”
324	《岳阳楼记》的启示
327	训诂的无奈
330	“别风淮雨”之类
332	“七月流火”正解
334	“强虏”与“檣櫓”
336	二乔与东风何干
339	“寒鸦”辨
343	从古典走入现代

第一辑

性情篇



第一辑 性情篇

永远的圣厅

一个房间，一个大房间，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房间。

门不是一座，并排有双，比寻常所见要大得多。对着门的这堵墙既高且广，墙上庞大的窗同样非寻常可比。木板地一色大红漆，几时看着都透出八成新。天花板高高在上，目测似有四五米，或者竟不止，怕眼浊。如斯广厦只摆放些简易桌椅，靠墙也许还竖着些三合板之类。空荡荡是此际适宜的表述。可以开会，不是会议室；可以娱乐，不是歌舞场。搜寻记忆，桌子上曾经有过一具按铃，按一下，响一声，仿佛一个象征。

这是北京人艺的排演厅。

靠窗的那边，红地板上一个月牙形的轮廓，是乐池的遗痕。听说当年整个剧场的归属颇有争议，给歌剧院还是给人艺？周恩来拍了板，排演厅从此姓“话”，而半月形便成了姓“歌”的头触不周山留下的缺口。半轮之上，大概总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焦菊隐就曾经端坐在这个位子，按铃就放在这张桌子上。又听说当年故宫清仓，让人艺派人去取些宜用物品，人艺的人不曾贪心，只取些做服装用的丝绒布，练功用的大镜子，诸如此类，还有后来派作导演专用的那具按铃。空荡荡的排演厅阅尽了沧桑世变，有传奇故事，有时代人物，有戏剧艺术的声、光、色、影！

老舍走出丹柿小院，拎着手杖越过灯市口，来到排演厅朗读他的《龙须沟》，抑或《茶馆》，京音京韵，京腔京调，幽默的台词不时激起欢快的声浪，演员们赞叹，“听舒先生念剧本是一种艺术享受。”这是曹禺在吟咏他的《胆剑篇》吧？“胆哪，你颜色墨而绿，

你不美，你不香，你性寒，你苦而涩……”刁光覃们静静地体会着文本里头那份深沉的意蕴。一定是郭沫若在赞美焦菊隐导演了他的《蔡文姬》！听那诗的语言，既夸张又真实，“你在我盖茅草房的基础上盖起了一座艺术殿堂！”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的大师们为后人构筑着戏剧的华胥国，此地至今有鲁殿灵光之耀！

排演厅可以摆上八张桌子，八组人同时做着小品。蓝天野和童超的“鹌鹑斗”是《茶馆》剧本所没有的：秦二爷终于鹌鹑到手，却立马吩咐下人，“去，送给庞老爷。”庞太监气恼之下冷冷地说，“拿去给我炸了吃！”秦二爷笑着回敬了一句，“庞总管，您好雅兴！”排演厅也可以什么都不摆，空空如也，任由演员三教九流，七行八作，驰骋才艺！刁光覃和苏民在练习对剑，舒绣文独自弹拨着琵琶，董行佶的诗朗诵声振屋瓦，任宝贤的《卖布头》同专业人士有一拚，更有“于大师”、“朱大师”、“苏大师”、“英大学问”……

三声按铃伊始，是导演的天地。没有闲聊篇，没有手机叫，没有“嘎登嘎登”的高跟鞋响。可以感知的是戏剧的律动，戏剧的况味，连空气都属于戏剧！排演厅里有激情，也有抒情，有严肃，也有活泼，起伏有序，节奏丰富，平仄协调，声韵铿锵。戏剧的流程引人入胜，人艺人不知不觉进入戏剧的乐土。一出戏剧是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在这里发出了初生的啼哭；是隐伏于重洋的航船，在这里露出了凯旋的风樯；是喷薄欲出的东方旭日，在这里蒸蒸然升起，于地平线上绚丽着万道霞光！一出出贴着人艺标签、透着人艺品格的戏剧，有如曹禺所说，“龙马精神，骆驼坦步”，从这个排演厅走向首都剧场，走向上海、广东、香港、台湾，走向全中国，走向曼海姆、苏黎世、巴黎、纽约，走向全世界……

我有幸生活在人艺这个艺术群体之中，时或进出这个外人难得窥视的排演厅。日月逾迈，我渐渐习以为常，那无非是个大房子！我淡淡然于现成的功德和秩序，我甚至忘记了踮起脚尖走

路，竟教皮鞋下的红漆地板发出拗句般的声响。那一晚，《李白》首演成功，就在这个排演厅，剧院举行了庆功酒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耳热情浓之际，透过“玉碗盛来琥珀光”，我看到戏剧的金黄色的辉煌，想起曹禺院长对我的勉励——“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我忽然想哭，啊，不朽的戏剧，永远的人艺！

北京城内孔庙大成殿后有个崇圣祠，是供奉并祭祀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祠南向，正厅五间，前有崇圣门，左右有东西配庑，四周围以墙，成一独立院落。世人信步至此，辄有崇敬之情荡乎胸臆。我观人艺排演厅，仿佛与之相若，于是以手加额，肃然目为圣厅。



首都剧场



艺文清华

初夏的雨飘飘洒洒，显然摒弃了暮春时节那份细软，却不似即将到来的仲夏的狂骤，看它疏密有致，文野适中，一种恰到好处飘逸与潇洒，美的雨！我应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之邀，来到美雨中的清华园，观看他们重演我于数年前创作的话剧《天之骄子》。



或许看惯了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我在潜意识里贬斥其他剧院团的演出，挑剔与苛求使我不自觉地生出一种褊狭。我想，假如不是演出我的作品，我大概不会大老远地冒雨来看一场业余演出，即使是美的雨，美雨中的清华园。出乎意料，戏演得很不错，表演相当到位，更有一种流溢其间的教我说不清楚的东西，浩浩如风，荡荡如水。我感动了，浑忘自身是这出戏的编剧，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禁不住流下热泪。我在反省自己褊狭的同时，低首扪心，这是为什么？是人艺有日子不演这出戏了，一股久别重逢的欢悦？是唤回当初的感觉，往事涌上了心头？是几年来新的沉积，使我重又品味了人生定位的苦辣酸甜？果然是的，却又不似温故而知新。我细细琢磨，哦，原来正是流溢于整个演出中的那种如风如水的存在，触动了我，激发了我，那是一种气韵，一种精魂，或者可以叫做奇气吧？

清华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著名学府，参加演出的这些学子来自各个系，大多是理科生，我特别看好这所名牌大学的理科生的悟性。他们自然没有受过表演上的专门训练，也不见得比文科生有更多的文艺上的熏陶；然而悟性使他们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达

到相当的深度，使他们在顾威先生的导演下敢于高攀人艺的表演风格，最令我感奋的是悟性调动了他们虽不丰厚却也灿然可观的人生积累，调动了他们正值青春的风雷活力和奔涌澎湃的江河激情。于是，悟性表现出一种奇气。

我于事后得知，学子们与《天之骄子》似有一种缘份。三年前，他们第一次将这出戏搬上了清华的舞台，据他们说，“或许这出戏给了我们太多的感触，以至于临毕业时又想讲述一遍它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哪些感触，不过，我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或者可以窥得若许。

他们在认真思考人生，而且做好了准备。在演出的说明书里，他们引用了剧中人曹操的台词——“可以作梁的作梁，可以作柱的作柱，不能作梁不能作柱的可以当柴烧”之后，认真地发问：“面对这严峻得近乎残酷的人生命题，你又作何感想？”我想他们自己已经作了精彩的回答，他们在《写在走下舞台之前》里是这样表述的：“即将离开清华的舞台，而我们人生舞台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未来的角色未必容易扮演，相信不论在哪一个舞台，我们都会倾注真心。”好一个“倾注真心”！我为他们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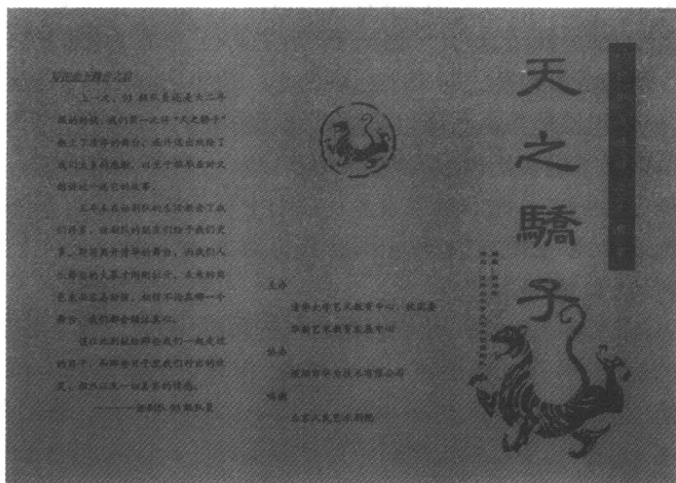
他们真诚坦荡，对未来充满信心。数年之间二度排演这出戏，他们坦诚地告白：“谨以此剧献给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和那些日子里我们付出的欢笑、泪水以及一切真实的情感。”还是那份说明书，他们赫然印上我在剧中写下的四句诗：“仰流光其灼灼兮，慕永恒之精灵；怅旧我其将逝兮，乐新我之方生！”我理解他们的深意和寄托。

他们崇尚真善美。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剧作了若干局部的修改，尽管我不很赞成这些修改，但我尊重他们的尝试，因为他们以求美之心去把握戏剧的总体，令我引为同道。他们在说明书上说：“历史剧《天之骄子》重新演绎了一段人们熟悉的故事，叙述了曹操、曹丕、曹植千秋悲怆的传奇，如诗如歌的故事，

如诗如歌的语言,将使我们深深感受它的美丽。”作为一介文人,这已经是望外的褒奖了!须知作家本该遍历苦难,不该奢望补偿,“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进入竞技场的,他把自己送入野兽的口中。”(伏尔泰语)

清华的学子们,我感谢你们!你们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就在严峻得近乎残酷的人生命题上,别有一种温馨在!演出结束后,我在学子们由衷的掌声中上了台,直觉得我登上的是一个奇气充溢的外星飞碟,又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两句《西厢》:“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怀者断肠悲痛。”

雨还在下,依然飘飘洒洒。清华园中,淡淡的灯光胧胧照着雨水浅积、雨点轻敲的甬道,仿佛透明的地毯缀上同样透明的小花,入望幢幢的树影,漠漠的湖光,疏疏密密的雨帘,好一个水木清华!走着走着,飘飘洒洒的雨使我想起我多雨的家乡,家乡话里,水木音同水墨,一园水木成了水墨丹青长卷。我惊喜地发现,有一种难以描摹的精神在,水木清华原本又是艺文清华。



《天之骄子》清华版